

# 芦柑

燕南 2023.5.15



我的家乡盛产芦柑。小时候，爸爸在大沙洲办了“华生农场”，在石码开了“华生水果行”。农场我去过，爸爸用绳子绑我的腰，在窄窄的排水沟学游泳。晚上，爸爸带我从一个炮楼的里面，沿着长长的木梯爬到炮楼的顶端，然后把梯子抽上来，把闸门关上。水果店在新行头，我也自己去过，看到店里盛满芦柑的竹箩筐，一个又一个。那时我应该是六七岁吧。我不记得在他的店里尝过芦柑，也不记得爸爸曾经把芦柑带回家里。

美国这里没有芦柑（至少我们这里没有）。但有各种各样的水果，包括个头小一半但滋味不错的小“芦柑”。一尝到它，就想起家乡的好拨好吃的芦柑，想起一生辛苦舍不得吃芦柑的爸爸，想起 75 年的过去。

[百年回忆（阿嬷、妈妈、爸爸）](https://yannan.us/PDF/centenary.pdf) (<https://yannan.us/PDF/centenary.pdf>)

[没有父亲父亲节](https://yannan.us/PDF/fatherday-without-father.pdf) (<https://yannan.us/PDF/fatherday-without-father.pdf>)

[悼爸爸](https://yannan.us/PDF/dad-70th-anniversary.pdf) (<https://yannan.us/PDF/dad-70th-anniversary.pdf>)

[怀念父亲庄少萍](https://yannan.us/PDF/my-dad-zhuang-shao-ping.pdf) (<https://yannan.us/PDF/my-dad-zhuang-shao-ping.pdf>)